

后浪

MOI RENÉ TARDI
PRISONNIER DE GUERRE AU StalagIII
MON RETOUR EN FRANCE

战俘营回忆录
归来

[法] 塔蒂 (Tardi) 编绘 申华明 译
后浪漫 编订



后浪

MOI RENÉ TARDI
PRISONNIER DE GUERRE AU Stalag III B
MON RETOUR EN FRANCE

战俘营回忆录
归来

[法] 塔蒂 (Tardi) 编绘 申华明 译 后浪漫 编订

着色：让-吕克·雷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俘营回忆录·归来 / (法) 塔蒂 (Tardi) 编绘 ; 申华明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7.2

ISBN 978-7-5502-9535-3

I . ①战… II . ①塔… ②申… III . ①漫画—连环画—法国—现代 IV . ① 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4964 号

Moi René Tardi Prisonnier De Guerre Au Stalag II B : Mon Retour En France

Original edition and artwork © Casterman 2014

This copy in Simplified Chinese can only be distributed in PR of China, hereby excluding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u.

Text translated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 Ginkgo (Beijing) Book Co.,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战俘营回忆录：归来

编 绘：[法] 塔 蒂 (Tardi)

译 者：申华明

编 订：后浪漫

选题策划：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吴兴元

责任编辑：李 征

特约编辑：吕俊君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 · 黄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 千字 645 毫米 × 965 毫米 1/8 18 印张 插页 8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978-7-5502-9535-3

定价：11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后浪

MOI RENÉ TARDI
PRISONNIER DE GUERRE AU Stalag III B
MON RETOUR EN FRANCE

战俘营回忆录
归来

[法] 塔蒂 (Tardi) 编绘 申华明 译 后浪漫 编订

着色：让-吕克·雷诺



离开战俘营之后，我们步履维艰地前进着，在零下30℃的黑夜里，
顶着狂风和大雪，艰难地一步步向前进。



雪粘在我们破烂的鞋底，渗进鞋里。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据说有些从东普鲁士地区来的人经历过更糟的零下40℃低温，可这也算不上安慰。



不知何时，我们赶上了一辆德意志国防军的马车，车夫是个平民。路上有不少着急逃难的老百姓，因为俄国佬行军极为迅速，而且他们抢劫、强奸、嗜血残暴、屠杀成性的恶名早已散播开来。



刚开始，那个德国佬不想让我们把雪橇挂在他的马车后面，但是最终一盒好彩香烟把他搞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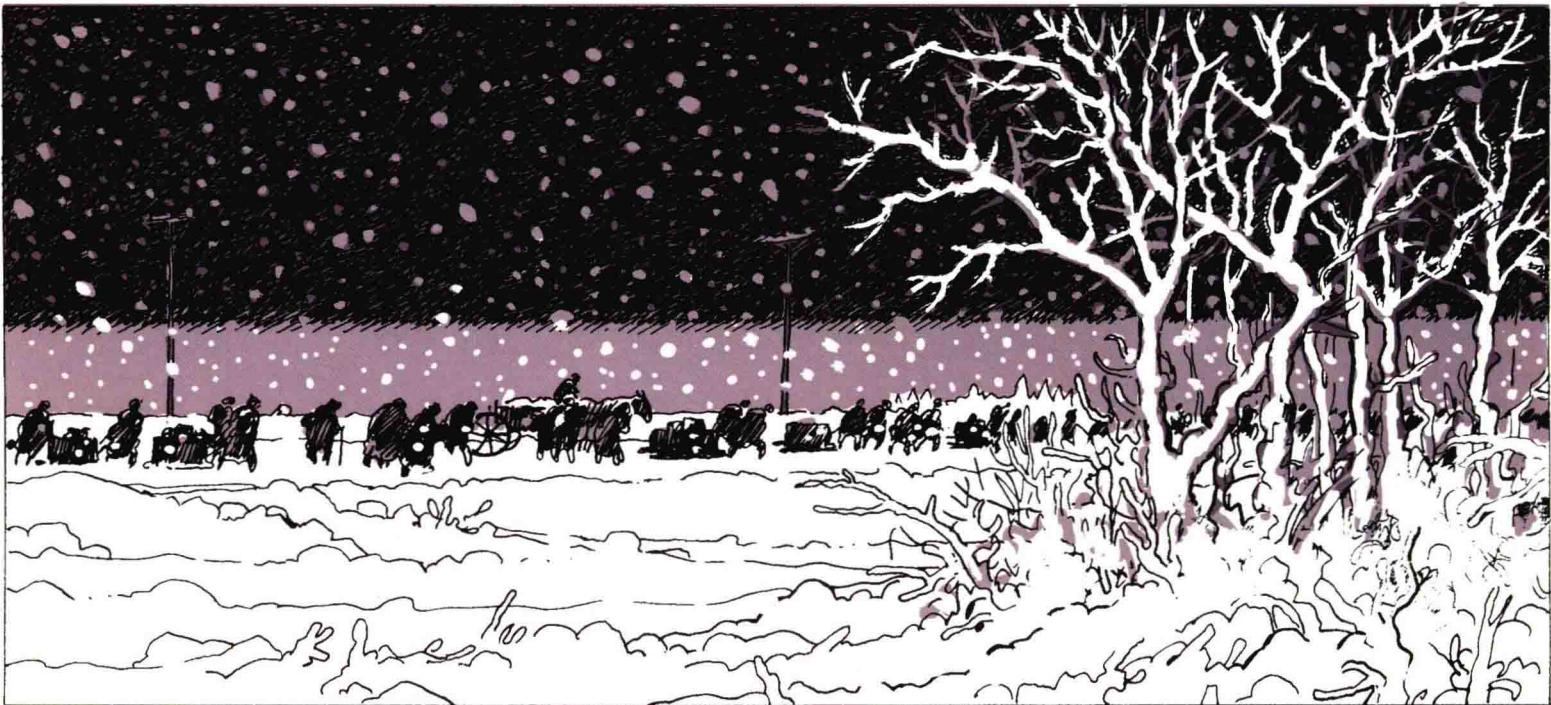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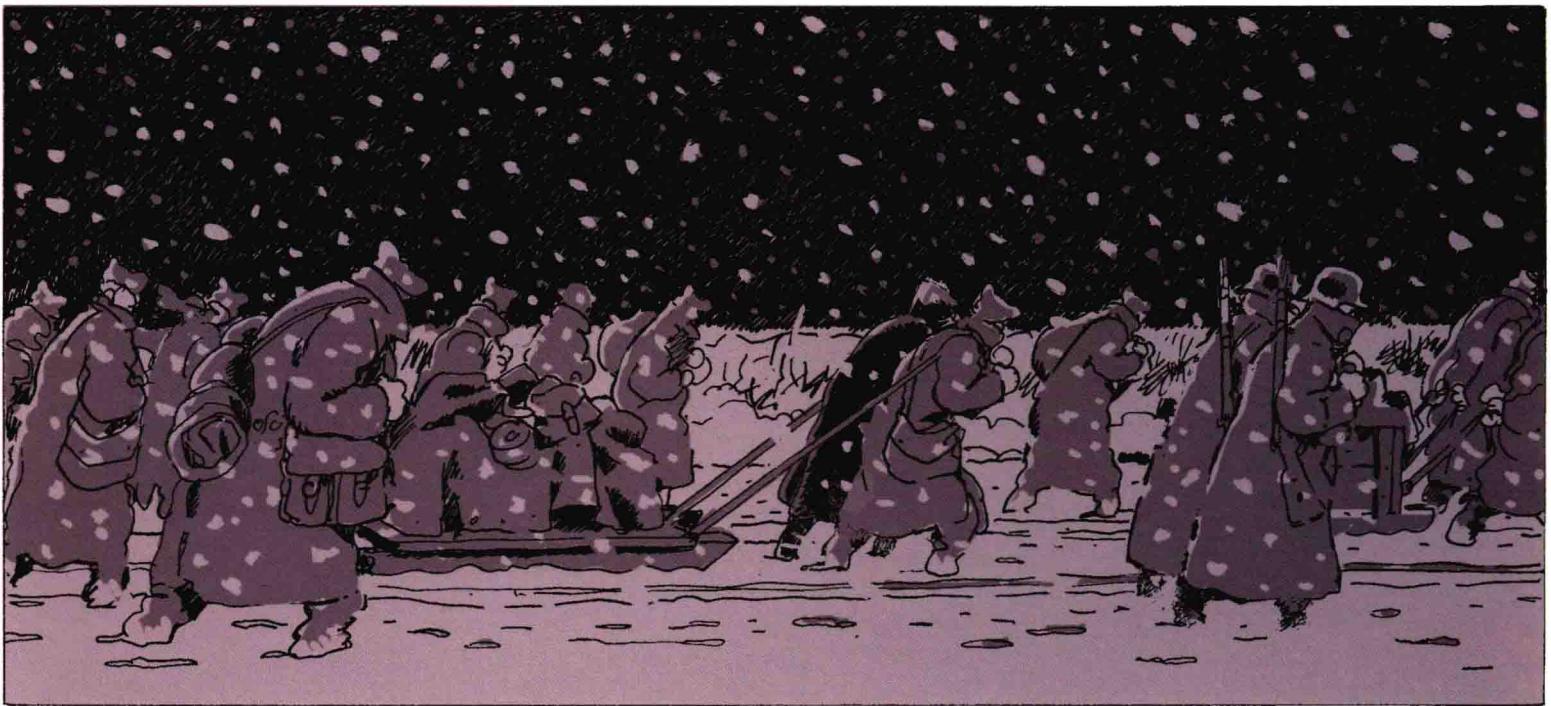


在没有路标又结了冰的道路上赶马车难乎其难……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马车翻倒在沟里。于是我们取回雪橇，抛下倒霉的德国佬。我们没给他任何帮助，这个蠢货！



连自诩为“优等种族”的德国卫兵也快站不住了。他们让战俘帮自己扛装备，还放出狗来，想以此来逼大家加快动作，结果反而拖慢了行军速度。我不希望任何人被某只该死的疯狗咬掉半边屁股！





在靠着一堵墙短暂休息的时间里，我们总算吃到点东西，
然后队伍重新出发。



这些制服已经被我们穿了将近5年，早被磨得破破烂烂的，补丁摞补丁，几乎无法御寒。为了让自己暖和点，我穿了好几层旧衣服，把营地里所有能找到的都穿上了。为了挡风，我甚至把一条毯子撕成长条，把胸膛和肚子裹起来，然后才套上外套。
即便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条件下，我的精神状态也还算不错。



下午5点左右，夜幕已经降临这片他妈的狗屎一样的荒郊野外！



我们放慢速度，和其他人拉开距离……罗杰、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落到队尾，立刻脱离队列，甩开大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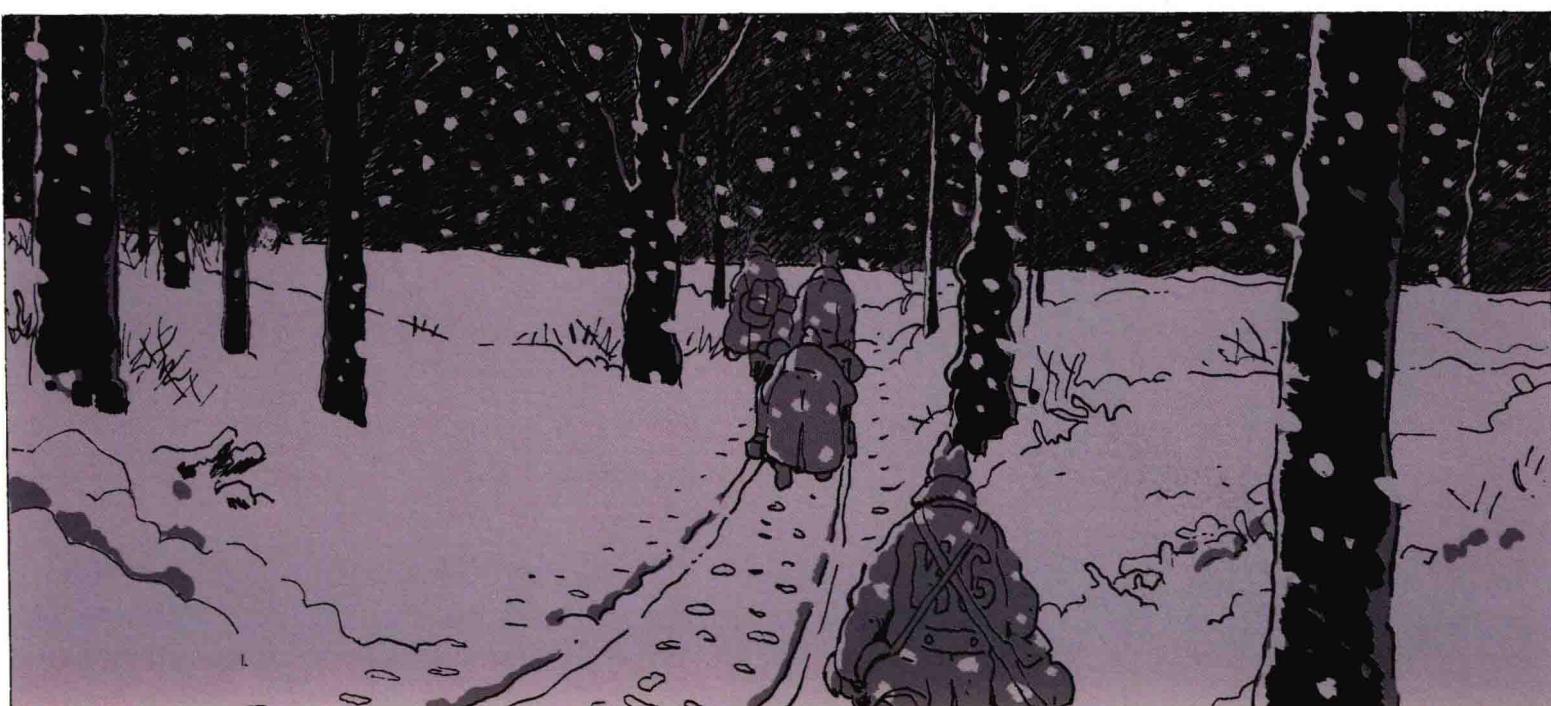




我们踏进了旁边这座阴森的森林，却不知道该去往何方。
林下的地面泥泞，还有许多沼泽。有时候冰面碎裂，我们就陷入齐膝深的
冰水中，这使我们的处境“乐趣”不断。



我们此刻行走在波美拉尼亚的土地上，这里以前属于普鲁士，更东边的部分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被划归波兰。德国人曾经建了些农场，这些农场后来就由波兰人经营，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再次被“返乡”的德国人占据。那些倒霉的波兰人被押送到其他农场或帝国中心地区的工厂中做苦工。



我们在明绍斯霍夫走到了一座大农场，此时刚凌晨5点。
我们已经走了18公里。



一些被迫在这座农场劳动的波兰劳工收留了我们。
德国老板逃跑之后，他们就把这个可怕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地盘。



虽然被我们从草垫子上吵醒了，但他们还是给了
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用几盒烟换来
一只鸡和一只鸭。



第二天，我们待在这座破败而又冰冷的谷仓里，修补自己的鞋子和早就需要修理的雪橇。我口袋里有一个被裁成四小本的学生记事本，我决定记录这段路的所有行程。

1945年1月29日，星期一，9点从哈默施泰因出发，美国人罗杰，雪橇。5点到达明绍斯崔夫。18公里。

1945年1月30日，明绍斯崔夫，休息。鸭，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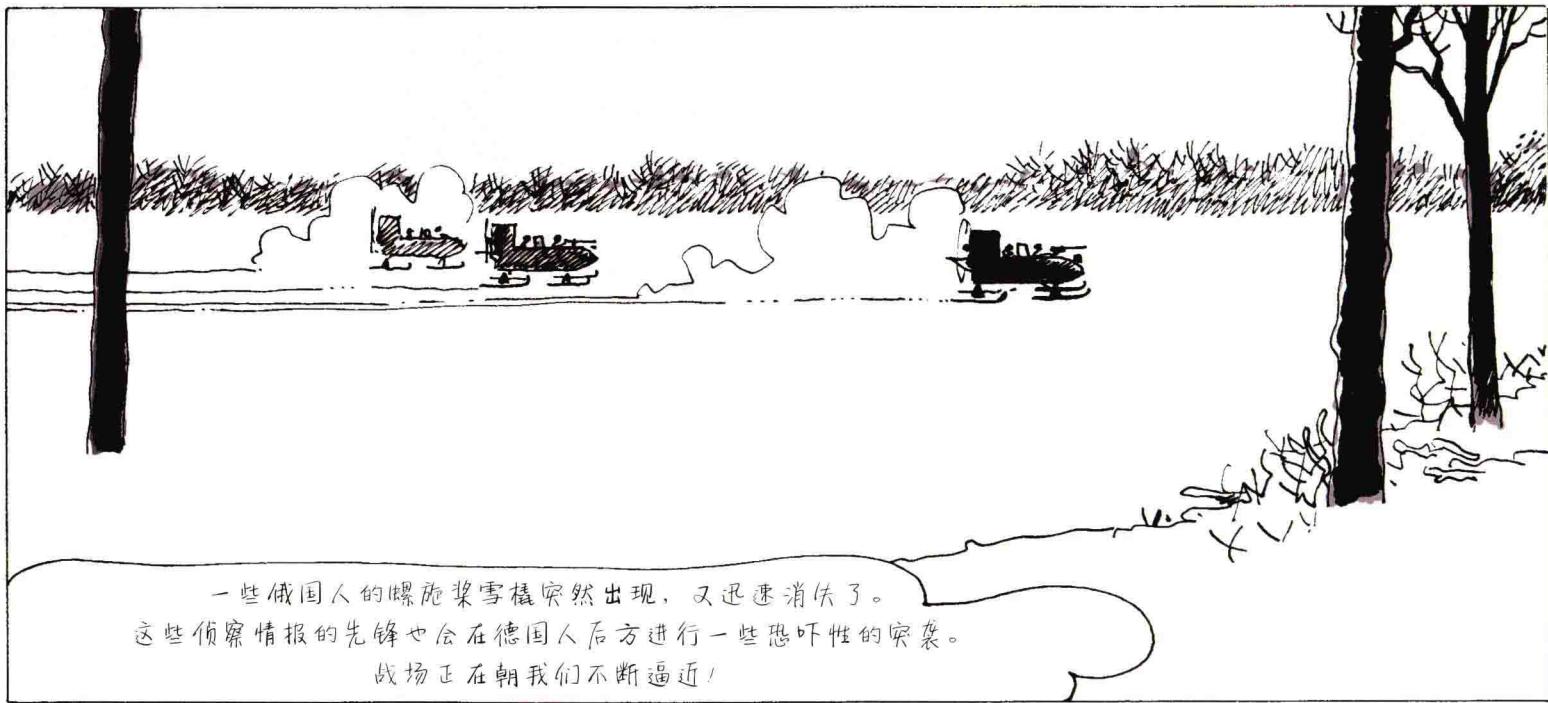
你们平均
每小时走1公里……
这速度可不怎么样！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成为农场的一员，而是向西，朝着我们想去的地方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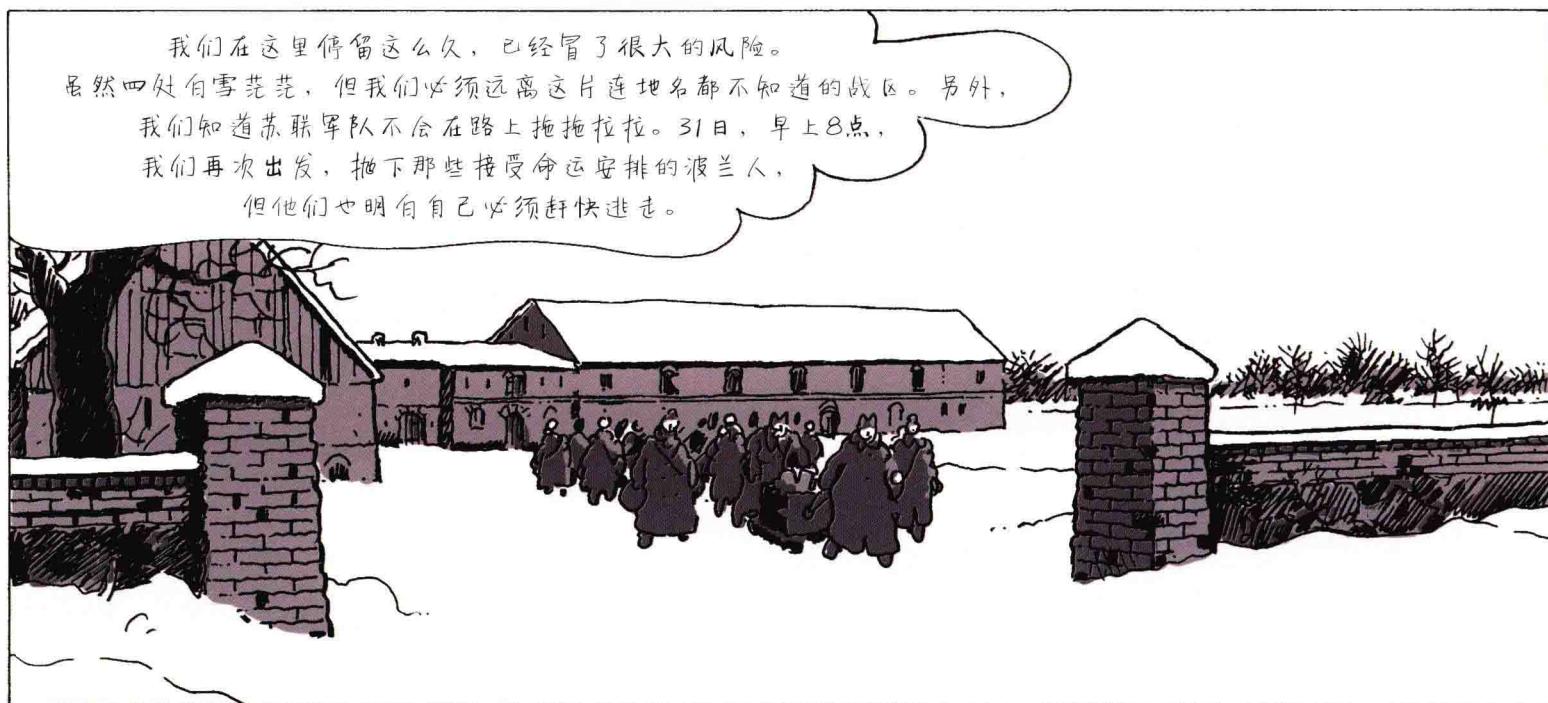
他们在看什么？

在远方，可以看到一些迷了路或者陷入困境的战俘。

并非整个营地的所有人都在同一天撤退。这些人中有些已经完全冻僵，他们的加入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一些俄国人的螺旋桨雪橇突然出现，又迅速消失了。
这些侦察情报的先锋也会在德国人后方进行一些恐吓性的突袭。
战场正在朝我们不断逼近！



我们在这里停留这么久，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
虽然四处白雪茫茫，但我们必须远离这片连地名都不知道的战区。另外，
我们知道苏联军队不会在路上拖拖拉拉。31日，早上8点，
我们再次出发，抛下那些接受命运安排的波兰人，
但他们也明白自己必须赶快逃走。



严寒依旧刺骨。我们不知道大部队在何方。肯定在前面，但是离我们多远？
我们自己不可能再坚持太长时间了。这时我开始觉得，从一开始，
跟其他人不告而别就是件蠢事！

在拉达茨这个小村子里，我们碰上一大群正在休息的战俘。虽然只走了22公里，但我的双腿已经像灌了铅一样笨重。这可是在雪地中跋涉的22公里啊，还得推着、拉着开始散架的破雪橇！我的鞋里进了水，双脚冰凉，饥肠辘辘，一只耳朵火辣辣的没有知觉。

我想它被冻伤了。



我们在一间四处透风、人满为患的巨大谷仓里找到了一点空地儿。那儿有几个家伙刚刚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瓶味道令人作呕的白葡萄酒。

我喝了两口，差点儿吐出来。



德国佬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就不断地被揍，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撤退技巧。他们定要拉开很大的距离，才会让我们休息。看守很松懈，但我们还能去哪儿？



徒步行军让人筋疲力尽。分给我们的伙食少得可怜，
每个人都用各自的手段和当地的居民进行交易，
用一些烟换来一截面包、一块猪肥肉
或一根红肠什么的。



在谷仓附近的农场周围，一些法国农民战俘找到了自己在农业或畜牧业方面毋庸置疑的优越感。

